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蕭日昕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五

起重光壽開九月盡玄默  
執徐九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二年九月己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

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累任轉運

使甚得時譽及為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

減雅與恕親善帝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帝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帝恕恕泄禁中語且疾知古輕仇并知古皆罷之汚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寇準所詆帝亦悟汚任數好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汚奉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盡白帝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以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

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  
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至是左正言宋  
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太子詞意狂率  
帝怒甚將加竄殛而沆又宰相呂蒙正妻族蒙正所擢  
用己亥制詞并責蒙正罷為吏部尚書初溫仲舒與蒙  
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家婢  
除籍為民窮棲京師者累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引遂  
復籍及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論醜之

以左僕射李昉兼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為吏部侍郎並平章事以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帝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蒙大用帝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為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畧言五事其一復尚書省曰三司吏額乃近代

權制皆州郡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中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賢則舉主同賞否則舉主同坐其三懲貪吏曰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

斃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令覺察部內州府  
軍監長吏其四省冗官曰臣昨任揚州職官時見添置  
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有逾本州數倍恐天下諸州  
類此或皆是廉白止傷公府之費苟其為貪婪則取于  
民間者又加倍焉得不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轉運使  
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亦乞令相度廢  
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授以遠地親民  
之官用情自任恃遠縱殘小民罹殃卒莫上訴望自今



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為長史書奏帝嘉納其  
言即有意於大用 辛丑責宋沆為宜州團練副使  
癸卯王顯罷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  
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初宋沆與左正  
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共伏閣請立皇太  
子沆既先黜乙巳命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世則知象  
州湛知容州 帝聞殿中丞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  
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名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

冬十月丁卯並命為史館檢討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  
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御筆批  
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帝  
復以真草行三體書其詩刻以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  
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帝曰此  
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  
也帝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  
憲格引燭入照之憲格上有火然處後不更易以為玉

堂盛事 左諫議大夫韓丕冲澹自處不奔競于名宦

帝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是

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

考異李繼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載惟陳經通鑑續編載之按遼史聖宗本紀統和九年冬十月丁丑

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啟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是知宋

史之疎漏多矣今從遼史十一月丙申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

常參官兩人次對閣門受其章考異李燾曰實錄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

奏乞停五日轉對皇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至是上勵精求理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按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

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謬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若水考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工部尚書竇儀待制太常卿邊光範候對禮畢賜廊食明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文穎待制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朔又書御殿入閣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却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令若水誤記也直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誣矣

庚戌左諫議大

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

化之本帝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士出理  
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矣刑部郎中知  
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又嘗出制誥  
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此付杲不敢  
失墜昉每開釋之于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  
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以考功員  
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議  
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帝曰極知

洎文學資任不減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

呂中曰翰苑之官一文章之士為之足矣然范杲以躁競不與張洎以乏德行不與郭贄以乏時望不與蓋翰苑乃儲材之地豈可輕授哉異時楊億不草冊后之制劉均不草相謂之制則我朝涵養培植之功亦多矣

帝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于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

其禮于文德殿

考異李燾曰實錄又云唐睿宗始于紫宸殿展入閣之儀而五代以來草創禮

容多闕國朝久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謹按太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伏衛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久廢也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復行

之若水倘指太宗朝則可耳

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

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上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

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治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于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



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署為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

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以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

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臨朝太  
數視政過繁望依唐時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  
日遇大寒盛暑陰靈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于宗  
德宗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  
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  
入不報 乙亥賜秦州童子譚孺卿本科出身 癸未  
保康軍節度使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辛卯翰林  
學士承旨蘇易簡會韓丕畢士安李至等觀御飛白書

王堂之署四字并三體詩書石帝聞之賜上尊酒大官  
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紀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  
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頌美易簡悉以奏御先是  
左司諫直史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  
羣聚喧詬懷甯以伺其出泌知之潛由他徑入史館數  
宿不敢歸請對自陳帝問何官駟導嚴肅都人畏避有  
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為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主之蓋自泌始也是

歲女真首領額爾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朝貢之路于是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但降詔撫諭不為出師其後遂歸契丹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羣臣上壽用雅樂宮懸登歌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

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此詔別本在二月壬申今移見舉官下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

之 杭州掌庾吏葉彥安等百二十三人欠錢俸日官倉米八十四萬餘石鹽五萬餘石甲申詔並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帝

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耳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削致害民而傷和氣三月己未朔以趙普為太師封魏國公戊戌覆試合格進士帝納將作監丞甫田陳靖疏始令糊名考校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及新刻禮記儒行篇先是胡旦蘓易簡王

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  
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是科內出卮言  
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而會  
稽錢易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  
特黜之

呂中曰國初取士實沿唐制然唐人付之有司而我  
朝時出于天子進退之微權見任者不與中書吏人  
不與雖以李昉呂蒙正之子弟亦不與所以抑貴胄



而正流品也錢易以日未中三題皆就則抑之張齊  
賢以宰相罷而適在數十人後則進之豈有司之可  
拘哉故張詠于興國五年嘗有吾榜得人之歎謹重  
有雅量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望無如王旦面折廷  
爭無如寇準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亦可謂極一時  
之選矣

戊午以高麗賓貢進士四十人並為祕書郎遣還詔  
有司詳定科法別為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

歲輸金幣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律吏因為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產甚衆又守藏吏更代校計爭訟動涉數載及是監內藏庫官者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外咸以為便 鹽鐵判官左司諫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也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四月蓋誤以豳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秘書監李至請

改之 夏四月丁丑詔江南兩浙荆湖吏民之配嶺南者還本郡禁錮 癸未帝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五月己酉帝以久愆時雨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帝曰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耳李昉張齊賢等上表待罪帝曰朕中心苟有所懷即言之既言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甲申有蝗

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帝謂宰相曰此蟲必害田稼朕憂心如搏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對曰此蟲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聖心憂念黎庶固當感通天地

是夕大雨蝗盡殪

考異李燾曰寶訓載聖語于三年然二年蝗未嘗過京師也今從寶錄寶

訓稱呂蒙正而二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名

京畿大穰辛卯分遣使臣於

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命曰常

平俟歲飢即減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壬辰

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佖判之 乙巳太

師趙普卒己酉帝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  
最為故舊嚮與朕嘗有不足衆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  
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真社稷臣也因出涕左右皆  
感動廢朝五日遣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式贈  
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謚忠獻帝撰神道碑親八分書以  
賜焉初普從太祖于側微既貴後屢以微時所不足者  
言之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  
矣自是不敢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

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論語讀之竟日及臨政處決如流普事兩朝出入三十餘年剛毅果斷能以天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未有其比然性深沈有岸谷而多忌克廷美德昭之死與有力焉君子惜之

李燾曰普疾時遣親吏詣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功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蓋

指涪陵事也吏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歸速死血面論于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呂中曰趙中令欲決大事則讀論語至終日李文靖

亦嘗言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可終身行之聖人之言其有益于人也如此一論語也張禹以之而誤成帝何晏以之而禍西晉書惟在人善用耳

八月壬戌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親額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各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壬申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

七歲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谷中以講習為業  
學者多從之得束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  
性嗜酒嘗種秫自釀因號雲溪醉侯會陝西轉運使宋  
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毋聚徒講  
學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  
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研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  
至帝嘉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不  
奪其志 戊子詔杭州民欠錢俾日息錢六萬八十餘



貫並釋之 九月壬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  
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帝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  
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剝掃一席地剝汲一瓶水必記其  
姓名也 丙辰羣臣奏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  
仁孝文武帝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美  
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己未幸祕閣觀書  
賜從臣及直館閣宴飲既罷又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  
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羣書帝意欲使武將

知文儒之盛也 冬十月辛酉朔祈御卿進白花鷹放  
之詔勿復獻 癸亥祕書監李至言願以帝草書千字  
文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  
周興嗣次韻而成理亡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  
為書之今勒於碑陰因賜至詔諭旨 帝慮中外官吏  
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壬午命王沔謝泌王仲華同知京  
朝官考課張宏高象先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  
號曰磨勘院又命魏廷式與趙鎔李著同較三班院殿

直以上功過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  
坐殿廬中覺有疾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帝呼之  
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帝哭之慟追贈太子諡曰恭  
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日而許王薨按禮天地社  
稷之祀並不廢緣親謁太廟恐非便集公卿議之吏部  
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初王汚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僭罪發事連中書  
因有奏毀汚者帝語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汚甚明

敏毀者慙而退及沔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細碎  
物論甚譁而沔自謂直清無私固結人主求再入庚子  
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昇歸第卒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升京五  
年政事無失帝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  
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有言元僖為嬖妾張氏所  
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為張氏于都城  
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偕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食他

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帝怒命縊殺張氏捕元僖左右  
親吏繫獄令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張氏父母  
冢墓親屬皆竄遠惡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  
焉及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 禮儀使繇易

簡上言曰伏以聖朝親祀園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  
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太祖皇帝光  
啟丕圖躬臨大寶以聖授聖傳子無窮謹按唐永徽中  
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

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冬大享以宣祖宗配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是歲契丹遣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高麗王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契丹主詔取女真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辛卯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帝曰朕愛惜金帛正備賞賜耳泌因

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詔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 癸亥廢沿江權貨八務聽商人買販 乙丑加高麗國王王治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黎桓封交趾郡王 帝以江淮浙陝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已加遣工部郎中韓授考功員外郎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俾招集流亡導

揚壅遏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罷軟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蜀土富饒孟氏割據府庫益充溢及王師平蜀孟氏所儲悉歸內府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進上供又倍其常數司計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狹民



獨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井者復糶賤販貴以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衆起而為亂謂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掠邛蜀諸縣是月寇彭山縣令齊元振率兵拒之為小波所殺初秘書丞張樞使蜀奏官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稱元振清白強幹朝廷賜璽書獎諭元振實貪暴民甚苦之既受詔益恣橫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實以錢刀蓋

惡其誅求之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費用浸多帝孜孜庶務動以愛民惜費為本戊子有司言油衣帶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帝令煮浼染以雜色制為旗幟數千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蠲殘稅帝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為復有理納觀曰細民姦猾多以佃戶托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尚有殘欠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

無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城郭  
并兼之家腴削貧民豪猾之徒隱漏租賦此甚弊事安  
得良吏規制稱朕之意乎 初何承矩至雄州即建屯  
田之議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  
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  
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  
案視復奏如懋言三月壬子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  
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雄莫霸諸州平戎破

虜順安諸軍戍卒萬八千人給其役興堰六百里置斗  
門引淀水灌溉河北霜早初年稻不成懋乃取江東早  
稻種七月熟者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  
田之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亦恥于營葺佃作既而種  
稻不熟羣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  
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葦蒲贏蛤之饒民賴其利

考異

李燾曰實錄于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  
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為判官按上得懋書  
又令承矩案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甲午日未有大作  
水田之命也今並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詔權停貢舉 成德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  
度使帝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宣力  
于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帝在藩邸愛重進  
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  
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有陛下不知有晉王卒不受帝  
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焉 詔大理所詳決案牘即以  
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夏五月壬寅帝謂宰相  
李昉等曰朕觀在位之人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

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  
暇臣主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帝曰事有未至  
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耳丙午張洎赴翰林帝謂  
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  
為之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以翰林  
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  
過以定升降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  
部員外郎王旦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

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累者考課院主之

呂中曰唐虞考課之法先自九官十二牧成周會計之法上自公卿下至比閭小吏是無小大內外之官皆用考課法也我朝上自京朝官下至幕職官皆有考課法今世之法詳于外而不詳于內行于小吏而不行于達官徒為文具亦不過財賦之辦與否耳何嘗課守令以惠養課監司以刺舉哉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

六員推官三員從殿中丞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初京西轉運副使盧之翰建議以溪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至是役成之翰以勞加戶部員外郎為

陝西轉運使

考異本志在淳化二年今從之翰本傳因遷官乃書之

六月戊午

朔詔中丞已下皆親臨鞠獄

丙寅吏部侍郎平章事

張齊賢罷為尚書左丞先是殿中丞朱貽業參政李沆之姻也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庾延德託貽業白



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  
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不  
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為證乃自引咎遂至罷相物論  
美之 壬申知樞密院事張遜貶右領軍衛將軍同知  
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協數爭事帝前帝將  
罷之一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中道逢狂人迎馬首呼  
萬歲右羽林大將軍王賓與遜相厚又知遜與準有隙  
因奏其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

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帝怒故貶遜而  
罷準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  
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院事呂端參知政事昌  
言驟膺大用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于帝前且言其辭  
語難曉帝曰惟朕能曉之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  
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  
便宜准故事封駁以聞從左諫議大夫魏羽請也先  
是帝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權工部郎中一日

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鄆城張詠姓名付宰相  
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秋七月己  
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  
減後宮嬪嬙帝謂宰相曰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  
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  
知之朕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  
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  
等家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

替宜加黜削以懲妄言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

呂中曰我朝以仁立國以儒為政其勢稍弱所恃以為命脈者通下情伸士氣耳故太祖之時雖布衣得以抗論于行都太宗之世雖一尉得以指陳夫宮闈及新法之行鄭俠雖一監門而敢于抗安石皆祖宗培養之力也是意也戕賊于熙寧息滅于崇觀之後矣

是月置諸路茶鹽制置使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帝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  
擬作大言賦以獻帝覽賦嘉賞手詔褒之他日易簡直  
禁中以水試歌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  
晚朝帝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遊  
所作即取至便坐帝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  
守成慎終如始以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通進銀

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即具言其事請別置局命官專校其簿籍以防壅遏帝嘉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為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

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  
量移解州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  
東土帝即詔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  
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  
之尋命直昭文館九月乙巳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  
銀臺司一應詔敕並令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  
下時泰寧節度使張永德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  
永德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

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推辱主帥恐臣下有輕上之心不  
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為言帝改  
容勞之

呂中曰自張詠封還詔書而後之為給事中者始敢  
於封駁自田錫奏議鯁直而後之任言責者始敢於  
盡言講官振職自孫奭始三司振職自陳恕始人才  
雖盛于景德慶厯之時而實胚胎於今日耳

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



往來浮甕筏以濟壁壘廬舍多壞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頴宋毫間盜賊羣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六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閏逢敦牂六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四年冬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帝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帝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

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芻芟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溢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堤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卒負土填之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

命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決辰而城完帝聞而嘉之壬戌  
降璽書獎諭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躬自  
選擇民有詣闕稱寃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鞠數年之間  
刑罰清省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  
之歸其事於轉運司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  
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蘇易簡請也庚午從判三  
司魏羽言始分天下州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  
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京西

為右計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翰林學士張洎草制言昉任在變調陰陽乖戾宜加黜削以儆具臣帝不從制詞仍以久壅化源深辜物望責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帝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

蒙正未第時勾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帝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于是蒙正復為相帝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以翰林學士承旨兼易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寵遇絕倫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賚與參政等帝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

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亟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  
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嘗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何以  
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帝  
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鎔直  
學士向敏中並同知樞密院事鎔等入對帝曰昉黃中  
等以循默守位故罷卿等宜各戮力以副超擢 壬申  
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  
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



為樂也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復召用  
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  
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丁丑以知大名府趙昌言為給  
事中參知政事命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視事時京城  
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布外郡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  
備邊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  
乃從其議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壻也昌  
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

辭職癸未命為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乃復  
命知制誥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人  
帝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辭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  
東士人中之冠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學  
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王楊盧駱政為其無  
德行耳德行為先誠如聖諭京畿民年暉擊登聞鼓  
訴家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  
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惟此心以臨

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考異王得臣塵史誤以此事為太祖朝非是今從長編

是

月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

閏月己亥帝謂輔臣曰

朕嘗聞孟昶在蜀日亦躬親國政然於刑獄之事優游不斷錯用其心每有大辟罪人臨刑之時必令人偵伺其言苟一言稱屈者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間遲留不決者以為夏禹泣辜竊效之而不明古聖之旨朕歷覽前書必深味其理蓋大禹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泣今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

也參知政事蘓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聞李煜有國之  
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厨以禦蚊蚋冬則給與  
衾被恣其安眠如犯大辟者仍令術士燃燈以卜之苟  
數日間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  
人戀其溫煖而不願疎放者帝笑曰庸暗如此不亡何  
待已酉置三司總計度使以陳恕為之凡議論計度  
並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  
其非便帝不聽周太后符氏卒轉運副使鄭仁寶

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  
環州邊將多為所敗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  
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  
貴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  
成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頒行  
天下帝乃以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  
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十一月甲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帝孜孜為治每

旦御長春殿受朝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己未金部員外郎謝泌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不答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內亦無幾耳可不勉乎呂蒙正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用師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民燔滅盡矣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

軍陷沒唐太宗身先士卒終無所濟蓋治國之道在內  
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武寧節度使  
曹彬來朝丁卯宴長春殿以勞之詔翰林學士錢若水  
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從蘓易簡之請復舊制也易  
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帝待若賓友及參  
大政每見帝不復有款接之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  
簡乃悔其求進之速癸酉罷隴州所獻白鷹先是  
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因捕寇

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  
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  
躡海賊賊繫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  
為幕所縈礮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  
酒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  
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  
副使管勾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  
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



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  
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  
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  
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  
六百萬 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  
源縣玘射中小波額既而玘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  
死 考異宋史云中沅  
矢死今從長編 衆推其黨李順為帥初小波之黨  
止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爭附之張玘之死也

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數萬攻陷蜀邛諸州殺官吏無數

淳化五年春正月戊辰上元節帝御樓賜從臣宴

考異長編

無此語今從陳均編年及宋史呂蒙正傳

語宰相呂蒙正曰晉漢兵亂生靈

凋喪殆盡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

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帝諭中書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其書於地曰何太執耶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措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卒用蒙正所選復

命大稱旨帝于是益知蒙正能任人嘉其有不可奪之志

呂中曰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故必旁咨博採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剝煩治劇用之于有時之日呂文穆之薦人可使朔方所以三問而三不易者蓋其夾袋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故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而已此即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

初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及還言于帝曰蜀土雖安其民浮窳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閣門使吳元載實代驤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元載不能捕滅于是李順構亂東上閣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貼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衆

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連陷之載既入  
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  
帥餘衆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  
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  
焉 寬飢民罪從蔡州知州張榮等請也凡因飢持杖  
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者餘悉以減死論 靈州及通  
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帝聞  
之大怒曰保吉受國恩寵可謂極矣乃敢如是朕今決

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討保吉 甲戌帝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 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戎人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東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界者謂之生戶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

熟戶使為鄉導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  
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  
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  
保無虞也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勍敵城如雞肋若得出  
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  
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  
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矣又臣曾受任西川  
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



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畧重臣鎮守之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戛州駐泊守素與臣同看報狀見李繼遷進奉事因謂臣曰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臣自聞此語常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力

除自可計取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伏望曉諭蕃戎  
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  
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  
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  
自陝已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  
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連北虜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  
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忽茲小豎弗顧遠圖  
契丹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

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辛巳詔除兩京諸州淳化三年逋負 二月甲申朔帝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為峽路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王杲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

不宜復遣入蜀帝益倚信之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劍門劍門疲兵纔數百都監上官正奮勵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領麾下投劍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恚命斬於東門外初朝廷深以棧道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我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帝喜甲辰以正為劍門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昭州刺史已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淮南鎮

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歎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者帝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

王稱疾不朝帝日使醫視疾逾月不瘳帝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譏言朕必不聽也

考異李燾曰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言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為封禪王

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充其封益時才十二歲故太宗傳云王年少不知由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譏坦許直蓋真宗嘗召戒坦令婉辭非太宗也本傳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並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充王今改之

呂中曰血山之喻不惟使益王驚問雖天子亦為之輟役則國朝侍讀之職不虛設矣

令諸路轉運使每歲部內諸州民租傳輸他郡者通水運處當調官船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轉輸帝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甚者

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不妨公  
一切不問莫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  
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為寄政恐姦人  
無所容也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賊黨敢  
抗王師即當誅殺其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  
加安撫大理評事陳舜封父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黜  
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



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辭捷給舉止類倡  
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帝曰此真雜類豈得任  
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  
秩為鍛直 宋亳民市牛江淮間未至帝以時雨沾足  
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  
之不用牛帝亟令秘書丞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  
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以國子學為國子監改  
講書為直講從判學李至請也 趙保忠聞王師來討

保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  
解仇貢馬五十疋乞罷兵帝怒立遣中使命李繼隆移  
兵擊保忠于是繼隆兵壓境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之保  
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資財器用保吉悉奪之初保忠  
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  
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  
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効順保忠既還  
光嗣執之幽于別所丁丑開門納我師繼隆入夏州擒

保忠檻車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衆遁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机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殲難于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伏其言

考異秦翰傳云

王師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按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為保吉所襲乃還先嗣遂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多欺奪之或致鬪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柳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

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者實於法部族翕然嚮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環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開亟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芻粟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夏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配填納者凡四十五萬貫足

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筭榷等虧欠官物止令主  
吏及監臨官均償之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  
至翰林學士張洎史館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先是  
帝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  
可集史官重撰蘊易簡對曰近代委學士扈蒙修史蒙  
性選怯過於權勢多所迴避甚非直筆帝曰史臣之職  
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耳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右  
以為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為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

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  
先邀九錫至于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  
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為  
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緝故有是命 甲申帝聞趙保

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岷為綏州團  
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初保吉徙綏州民

於平夏文岷擊走之以綏州內屬故有是命

考異稽古錄載復李

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茲

雄竊據之地將隳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  
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于後魏道武末  
僭稱大夏天王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統領衆多也自  
赫連築城已來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  
己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給官地長  
吏倍加安撫 李繼隆聞朝議欲隳夏州遣其弟洛苑  
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覲  
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于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

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  
不報 丙戌史館修撰張昉言聖朝編年謂之日厯惟  
紀報狀畧叙勅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  
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臣欲請  
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  
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厯帝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  
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丙申以虢州團練副使梁勗為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



基治祖吉獄詢其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  
醵率為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張歎不已化基詰其  
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  
免者梁都官乃勗也有文詞太祖常欲令知制誥為時  
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于上時勗已老病不任吏事特  
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  
周翰請以所撰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  
進御自周翰始

呂中曰修時政記則可李昉欲以奏御則不可修起居注則可梁周翰欲以進御則不可

帝嘗謂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策簡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撫實而去愛憎乃為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言我師破賊于研口

寨北過青強嶺遂平劍州

考異李燾曰按張洎集賜王繼恩詔云大軍十八日到綿

州界其取劍州必又在此數日前既無可考姑從實錄  
誤奏到乃書之今按宋史太宗紀云四月壬午朔己亥

王繼恩帥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庚子復綿州內殿崇班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州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帥兵進擊復巴州壬寅西川行營擊賊于研口寨破之與長編畧有異同今當參閱 先是

陳滑蔡頴郢鄧金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酒多醕薄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帝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 己酉

王繼恩言我師破賊五千衆于柳池驛峽路行營言賊三千衆攻廣安軍擊走之

淳化五年五月甲寅王繼恩言克綿州又言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破賊萬餘衆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遠率兵破賊克巴州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

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  
度使賞其功也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  
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  
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為  
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  
雍為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  
作坊使領城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舍人監  
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

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為  
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李順亂西川即謀為城守  
計訓練城中兵又募強勇共四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  
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鍾為箭鏑伐木為竿紉布為  
索守械悉備遣官請兵于朝既而斌以十州之衆援成  
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為江水所毀  
斌諭民掘塹深丈引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尋遣其黨  
相貴帥衆二十萬來攻斌遂突出與賊戰賊大設梯衝

夜攻城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却復治攻具  
于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  
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  
出乃設伏于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繼  
而下焚其攻具殆盡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  
北門雍與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  
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  
皆謀自全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委身報國奈何欲

避難為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眾  
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時賊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  
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顥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  
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眾解閬州圍斬  
三千人平蓬州于是雍使謂馳騎入奏帝手詔褒美自  
雍以下悉加賞焉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議大夫  
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  
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賊



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神氣自若  
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擾赴水火死  
者無算王繼思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  
為先鋒繼思嫉其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  
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逮  
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  
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復鼓譟以入賊衆敗去帝  
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時

繼思雖拔成都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是月偽帥張餘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篤開八州開州監軍江寧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以犒士卒而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為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既壞

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帝遣如京使白繼贇為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贇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顥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 辛未降成都為益州 壬申右僕射李昉以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 歲時賜予不絕每游宴多召之 丙子磔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 六月壬午朔白繼贇等捷書聞帝降詔嘉

獎奏傳序家寄荆湘間其子顛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  
州船覆而死咸謂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帝嗟惻久  
之錄傳序次于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辛卯詔  
赦李順脅從誅誤 賊攻施州指揮使黃希遜擊走之  
戊戌陝西行營破賊于廣安軍又破賊張罕二萬衆  
于嘉陵江口又破于合州西方溪俘斬甚衆 戊申以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瓊為鎮州都部署 賊攻陵州  
知州張旦招集民丁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庚戌高

麗國王治以契丹侵掠其境遣使來乞師帝以北邊甫  
寧不可輕動于戈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荅治自是  
高麗朝貢遂絕是月契丹行大明厯可汗州刺史賈  
俊所造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七

起開禧七年七月盡柔兆  
沼灘五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五年秋七月辛丑朔賊攻眉州知州李簡等堅守

踰月賊引去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同勾當自陝西

至益州轉運事廷式嘗入朝奏事帝曰有事當白中書

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而來也帝即時召對問方畧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乙亥李繼遷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因稱之是月女真遣使貢于契丹自是不絕八月壬午帝謂近臣曰孝者人倫之重古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亡沒或與叙用意在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與朝集者朕每觀之中心不忍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



之旨也遂詔文武百官子孫因父兄亡沒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已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良之日帝悅批紙尾曰朕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已先受詔知榮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帝曰此誤也然不可追

虛已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  
有詞學操行清苦虛已亦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  
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甲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  
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害直  
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投  
獻於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以劔南招安使昭宣  
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  
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書吏多矣不

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  
官宰相力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宰相  
等因議別立宣政使名以授之左諫議大夫知審刑  
院許驥等上重刪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王  
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參知政事  
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  
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  
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碁枰自

隨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餘賊迸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帝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昌言即於帝前指畫攻取之策帝甚善癸卯命昌言為川陝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帝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焉 峽路行營破賊帥張餘復雲安軍 李繼遷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召見延信面加慰撫賜賚甚厚 九月有司詳定大

射儀并圖來上帝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  
以蜀寇未平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  
撫會疾甚不可遣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  
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四川事於是詔詠知益州得便  
宜從事時京兆劇賊焦四等嘯聚數百人劫掠居民  
為三輔害帝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焦四等請罪自歸  
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為龍猛軍使先是有  
峨嵋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於帝曰趙昌言鼻折

三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負重名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帝亟幸北苑門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賈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翔詔追及之因留候館已未罷諸州權酷以折御卿為永安節度使契丹尚父室昉卒昉自保寧以來為相與韓德讓耶律色珍同心輔政務在息民薄賦慎刑由是法

度修明國無異議帝再遣使如契丹約和弗許於是募人汎海賂女真及烏舍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乙丑崇

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以方技進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捨所居宅為觀帝悉嘉納賜觀名曰壽寧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帝謂壽王曰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

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 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帝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呂端為右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丁丑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帝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其略曰朕委



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烝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予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好米數十萬斛軍士驩騰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

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馬  
豈能食錢耶詠曰草場焚蕩芻粟取之民間公今閉門  
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  
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以詔書來督捕餘  
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等連破賊衆遂克蜀州繼恩  
嘗送賊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  
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  
可哉繼恩有帳下卒恃勢掠民財或訴於詠詠密戒曰

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敢恨其黨

亦自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

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考異

韓琦作詠神道碑云王繼恩縱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其過將斬之吏股票求活詠赦之因令勸繼恩分屯繼恩即自分兵屯邠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誅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且琦載募富民出粟濟飢詠在蜀事中或先後失序今不取

授爵有差 庚辰西州行營指揮使張嶙殺其將王文

壽以叛遣使招撫其衆遂共斬嶙首以降 冬十月

丙戌以楊徽之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喬維岳楊礪  
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帝召升殿賜坐諭以輔  
導之旨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帝諭之曰夫小心  
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已  
固不為又何必如是乎黃中頓首謝帝因謂左右曰黃  
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  
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母  
亦然自古賢婦人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孝治天下重

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之榮也 乙

未楊瓊等復邛州 乙巳改青州平廬軍為鎮海軍杭

州鎮海軍為寧海軍 十一月庚戌帝遣張崇貴持詔

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服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

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為學士使內侍

裴愈副之帝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

言過矣洎慚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於逢迎帝卒喜之

癸亥賊攻眉州崇儀使宿翰等擊敗之 丙寅上幸

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帝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帝因言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宰相呂蒙正對曰臣等職任辨論官材使陛下孜孜求賢臣等之罪也帝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帝曰前代亦各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

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帝復召蒙正等謂  
曰虞邱子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  
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敖之嗣故事為  
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是月契  
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十二月戊寅朔司  
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雲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  
賀日不食始此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  
詠恐軍還日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

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  
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畧鑑  
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或  
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帝稱善鑑之行帝付  
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至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  
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討捕殘寇而鑑等  
招輯反側蜀民始安 庚寅宿翰等引兵趨嘉州偽知  
州王文操以城降 乙未秘書丞知蒙州張樞坐降賊



棄市 辛丑罷總計使三司復置使一員命陳恕等領之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帝嘗題於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時言稱職者以恕為首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每便殿奏事帝或形誚讓恕斂板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執前

奏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高麗進妓於契丹契丹主却之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改元赦京畿繫囚蠲諸州逋租丙辰上清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帝親為書額車駕即日往謁焉 辛酉帝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 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

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屯十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必致倉廩充實可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帝覽奏嘉之始命司門員外郎孫贍為皇姪皇孫教授故涪陵悼王廷美

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癸亥契丹大將韓德威  
率數萬騎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邀  
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悉委其輜重而遁捷聞帝謂左  
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嘗誡邊將勿與爭鋒待其  
深入分兵以邀其歸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 端拱末  
詔以興道坊宣祖舊第建宮乙丑成賜名曰洞冥 初  
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帝復令贊鈎校三司簿領會  
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

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累遷至西上閣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由是益橫恣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其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於所在賜死 戊辰以翰林學士錢若水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劉昌言罷為給事中 二月甲申命宰相羣官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

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帝親批其紙尾曰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 丙午宿翰

等至嘉州函賊帥張餘首送西川行營其黨悉平 今

節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止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

丁未朔詔以官倉菽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

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帝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食以

芻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

官等一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已巳帝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遷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謂威示蕃部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蕃部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不敢敵也帝因謂浦曰蕃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詔權停貢舉夏四月癸未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以參知政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帝謂蒙正

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卿宜勉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帝常恨任端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奏事帝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

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敢當

考異呂誨

補正惠公傳改本史語罕所建明作端芻却立候顧問蓋飾辭令但用本語

宣徽北院使

知樞密院事柴禹錫罷為鎮寧節度使

參知政事蘇



易簡罷為禮部侍郎以翰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林不協及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準年少新進思欲老儒附已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極口薦洎於帝帝亦欲用洎第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帝一夕召熙古等侍書禁中因

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念佑諫說太直耳  
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既同執政  
洎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  
言善柔而已 甲申以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趙鎔

知樞密院事

乙酉契丹犯雄州知州何承矩擊敗之

戊子詔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同列位墀  
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並得升都堂從呂端  
之請也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

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帝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呂中曰國初置參政所以貳宰相也然其初不使之押班知印者所以正中書之權其後復令同知印押班者所以防中書之專然為宰相者必如呂端之待寇準為參政者必如王文正之在政府每事必咨稟同列而後行則有同舟共濟之義推車叶力之風若荆

公為參政則置中書條例以奪宰相之權為宰相則置中書檢正以奪參政之職何往而不為私哉

丙申賜布衣潘閻進士及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閻狂妄故也 開寶皇后疾甚遷於故燕國長公主故第甲辰崩權殯於普齋佛舍諡孝章皇后後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 五月帝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可行者四十四事遂著於籍

呂中曰國朝以宰相掌民樞密掌兵三司掌財目為計相其權至重正使位亞執政恩數與參樞同副使位亞待制廩祿與卿監同太祖之時既分三司各制使矣後又併三司為一使又置三司總計使以陳恕為之分則出納移用政令互出動相違戾合則錢穀繁劇非一人所能總然使三司得如陳晉公之通曉則合而為一可也否則不如分之可以互相稽考抑財利之職必專其權久其任而後可司馬溫公嘗論

先朝陳恕在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才獨異於人哉蓋得久於其職故也

翰林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對賓客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帝不悅甲辰禹偁坐輕肆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疋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才及別去為買一馬

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馬顧肯虧價哉 癸亥帝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於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求得百萬斛斛以濟艱危即當時朝廷時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望毫髮之惠不可得也 丁卯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曰今國用軍需所費浩瀚諸州凡有災

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以侵民為慮皆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帝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決斷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稱罪 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



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給其直不願者借本  
於所在州命吏繕寫以舊本還之 李繼遷上表乞禁  
邊盜掠詔從之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為鄜  
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丁亥以張浦為鄭州刺史充本  
州團練使留京 丁酉詔許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  
業仍蠲三歲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  
田悉書其數於印紙以俟旌賞 八月乙亥朔荆湖轉  
運使何士宗上言自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

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帝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 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詔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帝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

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至是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六宮皆前賀帝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官官外戚之禍者以  
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  
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豈徒見於景德澶  
淵之一役已耶

癸巳以尚書右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  
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至等上表懇讓詔  
不許帝謂至等曰太子仁孝賢明今立為儲貳正賴卿  
等輔之以道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順從也至等頓首

謝 癸卯禁緣邊諸州民與內屬戎人昏娶 丙午西

南蕃牂牁諸蠻來貢詔封西南蕃主龍漢璦為歸化王

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庚午皇太子具鹵簿謁太廟五室 清遠軍言李繼遷入寇率兵擊走之 冬十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乙酉

帝出新製琴阮示近臣曰琴七絃今增為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則五行並行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賡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初帝欲增琴阮絃文濟以為不可增裔以為增之善及新製琴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帝怒面賜裔緋衣文濟班裔上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文濟終守前說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

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宰相問曰新曲何名文濟曰  
古曲松入風也帝嘉其有守亦賜緋衣十一月己未  
帝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  
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寰海無事美材間出悉在吾  
彀中矣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彊彀弩視  
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帝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  
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置轉運使  
承受公事選朝官及三班為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

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入奏帝曰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置此職 召王繼恩還以峯州團練使上官正右諫議大夫雷有終並為西川招安使 契丹置義倉

高麗連歲貢於契丹契丹主遣使冊王治為高麗國王治遣其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 十二月甲戌羣臣奏

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許

庚辰銅渾儀候儀成秋官正韓顯符所造也詔於司

天監築臺置之

考異張思訓及韓顯符並有渾儀本志但記張思訓所作而顯符所作則畧之



獨著其候儀  
法不知何也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契丹謀知之韓

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寇以報子河漢之役

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

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強寇未滅

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

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

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府

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忠勇感慨常欲立

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外敵倚為一面捍蔽自  
子河汭之戰敵人喪氣不敢深入為寇 戊戌斬澄州  
刺史孫贊帝謂宰相曰贊近請往河西效用及與蕃賊  
接戰違主將令陷却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斬之似茲  
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偏裨行伍安敢更不用命也  
初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非水旱  
蠲租未嘗不及數是歲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 契丹  
以韓德讓為大丞相

二年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天下帝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畫為南郊圖 二月壬  
申朔司空致仕李昉卒贈司徒諡文正昉寬厚無城府與  
人多起在相位雖無赫赫稱然小心循謹動特大體不市  
恩威參知政事時帝一日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  
互辭以贊獨昉無言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  
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  
警朕矣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仕朝會燕饗令綴宰相

班賜與加厚嘗侍宴賜坐帝親酌御樽飲之顧謂侍臣曰  
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  
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昉素病心悸發必經年嘗語諸  
子曰我前後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致是疾耳昉為文  
明暢易曉尤慕白居易云 庚辰以李昌齡為給事中  
參知政事帝謂昌齡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  
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 帝初命白守  
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邀擊於蒲洛河守

榮衆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夏四月甲戌以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先是遣使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道元方之子也事母至孝以進士除館陶尉性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他吏皆脫去道獨荷之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餘民皆驚通稅立辦道不勝負與妻謀去官賣藥會

都運使樊宗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縣主簿  
葉齊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  
公薦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光祿寺丞直史

館道尋自遂州徙知果州

考異道為館陶尉薦主簿葉齊此據司馬日記日記乃以

道為主簿葉齊為縣令據葉齊以館陶主簿改光祿寺丞直史館實錄載於端拱二年十月日記誤也時

餘盜何彥忠等集二百餘衆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  
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殆懼罪欲延數  
刻命耳其黨豈無誑誤耶即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

間關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  
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  
罪悉給券歸農驛奏之又賜詔書獎諭 乙未詔自今  
五品以上官任子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不得  
濫授攝官驟通閭籍

富弼曰古者賞延於世止傳其祿堪其事者乃授以  
官今之門蔭坐置國籍此最濫也若取太宗之詔一  
切授以出身則近古矣

呂中曰用人以世唐虞三代法也非以豪異俊秀之才俱出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行於聖賢明哲之家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不如古而朝廷教課國子之意一切廢棄此任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與范富諸人所以裁抑而不恤也李繼遷帥萬餘衆寇靈州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



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  
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帝語宰  
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災朕旦夕念之不  
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  
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  
屠戮因嗟嘆久之辛亥詔輔臣陳靈州事宜帝以靈州  
孤絕救援不及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迷  
所見利害端等請共為一狀張洎越次曰呂端等備位

輔弼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  
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帝默然壬子洎上疏請棄  
靈州帝初亦有此意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  
洎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帝乃召同  
知樞密院事向敏中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

已未詔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石普下御史府案問坐  
為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入奏事故也既而召見赦其罪  
復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賊黨王鷓鴣復聚集剽畧

偽稱邛南王普因言蜀之亂由賦斂迫急使農民失業  
不能自存並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賦令自為生則不  
討自平矣帝許之普既還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  
內以安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七